

本章從宏觀全球化對國家認同的挑戰出發，以香港近年來的社會運動為切入口，闡述香港的國家認同問題；說明中國歷史教育與國家認同觀形成的關係，明晰本書的研究目的和研究內容；並就本書所採用的研究框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步驟以及所面臨的限制等，進行深入的說明與闡釋。

第一節 研究緣起

一、時代主題：全球化背景下國家認同的挑戰

以經濟全球化為代表的全球化進程給社會各領域帶來了極大衝擊，改變著人類的思維方式和行動方式。全球化過程中既有內在聯繫不斷加強的、深入的一體化、國際化、同質化趨勢，也存在分裂化、本土化、差異化的力量，這一充滿矛盾與對抗的過程給基於民族國家的原子式社會構成帶來了挑戰：超國家力量弱化了傳統民族國家的功能，政治、經濟、文化等自身主權受到威脅。特別是全球化致使民族國家的功能、結構、地位等發生了變化，引發了包含國家公民身份認同在內的系列問題，國家認同為其中備受關注的問題之一。

個人層面的國家認同是指公民對其所屬國家的歸屬感，是心理上對國家的認知、接納、歸屬和支持，具體指向所屬國家的政治、文化、歷史、領土等多方面內容。在複雜形勢背景下，「國家認同呈現出消解與重構、削弱與強化並行的特徵」

(王卓君與何華玲, 2013)。一方面, 儘管民族國家仍是人們政治和社會生活的基本依託, 但全球化弱化了民族國家作為核心政治共同體的地位, 來自國家內部和外部的多重領域的分離力量導致公民對國家的認同感和歸屬感下降。另一方面, 異質性政治、經濟、文化間的碰撞, 也更加凸顯了民族國家在維護政治、文化等獨特性領域的價值和作用。個體角色的多樣化和身份的重疊化引起「自我—他者」以及「歷史—當下」橫縱交叉的身份認同危機。公民與國家是一種雙向建構的關係, 「國家認同不僅是現代國家生存與發展的需求, 它同時也是生活於現代國家中的每個公民的需求」(林尚立, 2013)。因此, 無論對於個體還是國家, 建構和提升公民國家認同都是極其必要的。

二、歷史潮流：國家統一對香港教育的訴求

當今世界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對中國的發展而言既是機遇也面臨風險, 作為一個正在逐漸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發展中大國, 國家和平統一為中國穩定發展的必然要求, 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應有之義。然而, 現實中國內外仍存在各種分裂祖國的勢力威脅著國家統一和安全, 如近年來香港發生的分裂國家、破壞國家統一的事件需予以全面關注。

香港社會出現以「反修例運動」為典型的各種港獨分裂運動、街頭暴亂, 嚴重衝擊了「一國兩制」的底線, 不利於國家統一和平發展。其中有大量青少年參與類似活動, 除了國外政治勢力以及不良媒體等因素在背後推波助瀾外, 也必須意識到香港教育在其中的消極作用。深入分析香港社會亂象的原因, 可以發現其本質是香港人的國家認同存在問題。國家認同問題

的複雜性, 既源於港英政府時期遺留的理念、傳統、價值觀的影響, 也有回歸後香港特區政府在教育方面監管不力的問題。香港回歸祖國已有二十餘年, 香港與內地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與合作日趨密切, 同時繼續保持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與世界各地進行往來合作。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 當國家的主權或治權發生變化時, 人民的國家認同也會發生改變。由於長達一百多年的英國殖民管治, 加之香港與內地在經濟發展、政治制度、文化形態與價值取向等方面存在差異, 香港成為一個在生產力、人民生活以及政治上層建築被認為達到了較高水平的地區, 香港人的「國家認同」卻難以隨著主權回歸的社會變化而發生相應改變, 二十餘年來仍沒有實現人心徹底回歸。同時, 全球化對民族國家公民的身份認同提出了新的挑戰和要求。根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有關身份認同的調查結果, 2019 年香港市民對於「香港人」的身份認同高達 52.9%, 而對於「中國人」的身份認同僅為 10.8%, 分別達到了歷年最高和最低, 這是香港市民國家認同下降的有力佐證(香港民意研究所, 2024)。在歷史與現實雙重因素的影響下, 香港青少年的國家認同水平急待提高, 在提升香港青少年國家認同方面仍需下大力氣。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不斷增進各族群眾對偉大祖國、中華民族、中華文化、中國共產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 2020 年 10 月 1 日)。教育被認為是對香港人的「國家認同」的重要影響因素之一, 因為教育能夠直接影響和推動觀念的轉變。對於未成年人而言, 教育在他們的意識形成和塑造過程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包括培養青少年的國家認同方面。在香港這樣的「一國兩

制」地區，許多青少年沒有親身了解內地的經驗，而是通過課堂了解內地，這使得教育在青少年的國家身份認同提升中，扮演著更為重要的角色。香港特區政府以及教育部門已經認識到問題所在，從總體法律法規和教育規劃，到具體教科書、課程實施等，進行了多方位、深層次的檢視，以提升香港特區人民的國家認同為宗旨，更加全面、徹底、精準地進行教育改革。例如自 2020 年香港國安法實施以來，香港政府教育局致力於推廣國家安全教育，先後推出了涵蓋各學科的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向教師提供專業的培訓和考察活動，並為學生舉辦多項活動。許多學校也積極響應推動國家安全教育，將國家安全的各個方面有機地融入到課程中，開展多樣的學習活動，幫助學生理解國家安全的概念及其重要性，培養他們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感（黃錦良，2023）。

三、重要使命：歷史教科書的國家認同功能

認同具有連續性特徵，國家認同的連續性體現在時間和空間的歷史感中，表現為個人和集體共同的歷史記憶（王成兵，2010）。歷史記憶對於國家認同的巨大作用和意義是顯而易見的。美國學者 Paul Connerton（1989）提到：「有些思想家一致認為，存在著這樣一種東西，它叫做集體記憶或社會記憶。……過去的形象一般會使現在的社會秩序合法化。這是一條暗示的規則：任何社會秩序下的參與者必須具有一個共同的記憶。」錢穆（1996）先生也強調了歷史記憶的重要作用：「若一民族對其以往歷史了無所知，此必為無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分子，對其民族，必無甚深之愛，必不能為其民族真奮鬥

而犧牲，此民族終將無爭存於世之力量。」（頁 2-3）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學習黨史、國史，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黨和國家各項事業繼續推向前進的必修課。這門功課不僅必修，而且必須修好。」（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2021）因此，歷史記憶是國家認同的重要維度，共同歷史記憶的傳承是建構國家認同的前提。

教育是增進國家認同的重要途徑和基本方式，「在全球化時代，國家認同不再是與生俱來且一勞永逸的感情，而是需要國家制度、公民教育和文化的不斷塑造」（韓震，2013，頁 11）。歷史認同建立在歷史記憶之上，歷史教育因其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傳承集體記憶的重要作用越發受到各國的重視（吳玉軍，2015b）。教育是形塑青少年國家認同的基本途徑，歷史教育具有傳承歷史記憶、弘揚民族精神的作用。歷史本身具有政治性和爭議性，當社會轉型或變動，比較容易成為眾所矚目的焦點，歷史教育的宗旨和內容也就顯得格外複雜和關鍵。歷史課程可以通過詮釋選定的神話、傳統、符號和記憶，塑造學生對過去的理解和集體記憶，以反映特定的族群利益（Williams, 2016）。歷史課程和教科書在不同國家 / 社會或同一國家 / 社會的不同歷史階段，可能會呈現出不同的敘述方式來描述同一個國家。這種差異性體現了各自社會政治環境的獨特性以及政治領導層的觀念差異。換言之，各國或各時期的教材內容和呈現方式，往往與當時的政治氛圍和掌權者的意識形態緊密相關。

作為學校課程中心環節和教育主要載體的教科書同樣承擔了建設國家認同的重要使命。立國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實在教科書（劉立德，2013）。教科書具有政治性，其內

容知識必然與某些社群的意識形態相呼應。教科書是教師「教」和學生「學」的主要工具，「是最花費讀者精力和時間、對讀者影響最深刻的文本」，也是與國家事權相關的特殊文化產品，在形塑青少年國家認同中具有獨特的優勢和功能，因此發揮教科書的獨特優勢是應對國家認同危機的關鍵所在（石鷗與石玉，2012）。歷史教科書對青少年國家認同的建構有著巨大而深遠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重要研究對象。

對於香港而言，中國近代史是涉及眾多敏感話題的政治史課題，歷史教科書中對中國近代史的歷史敘述方式，更能集中體現教科書所承載的國家認同價值觀念及其水平。自 1840 年爆發的鴉片戰爭至 1949 年新中國成立的中國近代史，既是一段屈辱史也是一部奮進史，在整個中國歷史中具有重要地位，對這段歷史的敘述會深刻影響青少年對國民身份的認識和對國家認同的建構。

綜上所述，歷史教育以及歷史教科書對於增強青少年的國家認同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歷史教科書是歷史記憶、歷史教育的重要載體，是形塑學生國家認同的重要媒介。研究香港初中教科書呈現了怎樣的歷史知識和記憶以及是如何呈現的，有助於更深刻地分析香港青少年國家認同缺失的原因，以及探索增強香港青少年國家認同感的路徑。香港初中中國歷史科教科書應該明確其責任之重，切實發揮其教育效能，塑造學生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歷史觀，強化其愛國主義精神和情懷，提升香港青少年的國家認同感。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內容

2019 年香港特區爆發「反修例運動」，引起社會各界對香港人國家認同的關注。香港青少年的國家認同感呈現出複雜多變的特點（郝詩楠，2019）。一方面，香港人對國家的認同具有雙重性和功利性，即在政權意義和文化／族群意義上的認同存在差異，且受到工具主義思維的影響，存在波動性。另一方面，香港青少年普遍存在對國家歷史認知的缺乏、對國家整體認識的單一淺顯，以及對個人在國家發展中的角色和定位模糊的情況。2019「反修例運動」期間，不少學生被煽動參與暴力衝擊，煽動暴力、鼓吹「分離主義」的「毒教材」被指負有責任。與近現代中國建立和發展的歷史相關的中國歷史科成為關注重點之一。例如，香港歷史課本中，有關鴉片戰爭的描述曾引發巨大爭議。環球網 2019 年 10 月轉載《大公報》消息披露，一份來自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的中國歷史科中三閱讀材料〈為什麼中英爆發鴉片戰爭？〉，聲稱鴉片戰爭源於中國和英國出現政治、貿易體制及司法制度衝突，但隻字不提英國大量輸入鴉片，令中國白銀外流、鴉片毒禍使中國人沉淪，反批中國「傲慢」（葉藍，2019）。

造成香港青少年國家認同不理想的原因多種多樣，可以從政治學、社會學、歷史學等多個角度進行分析和考察。本研究從教育學視角關照青少年國家認同難以提升的問題，試圖證明國家認同是形塑出來的，其認同層面和程度與香港青少年所受的中國歷史教育有緊密的聯繫。

歷史教育對於塑造學生對本國歷史的理解和認同起著關鍵

作用。它通過教授國家的歷史發展、文化傳承、社會變遷和重要歷史事件，以及這些事件所承載的價值觀和思想意識，從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構建和傳播國家的歷史形象。分析一個地區的歷史教科書，可以揭示該地區教育系統向學生傳遞的國家歷史形象，預測新一代公民對自己國家歷史的認識和態度。歷史教育的目標是培養能夠理解歷史脈絡、參與社會討論、促進文化傳承的公民。它不僅傳授歷史知識，也教授學生如何從歷史視角思考，形成理性的歷史觀和社會責任感。歷史教育的內容與國家身份和文化認同緊密相關，對青少年國家認同的形塑具有深遠影響。因此，研究香港青少年的國家認同的形成，需要深入分析歷史教科書的內容。

自香港回歸以來，中國歷史課程一直是備受社會和學術界關注的科目之一，是傳承中國歷史文化、培養青少年對國家的認同感和歸屬感的重要載體。在課程安排上，中國歷史科是中學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且其重要性不斷在被強化，這表明歷史在香港教育體系中佔據著重要地位。在中華文化圈的地區，如香港，歷史教育的影響尤為顯著，中小學生受到學校和教科書的影響較大。這引發了對香港青少年在社會事件中的表現與他們早期接受的教育之間的聯繫的探討。自 2019 年香港「反修例運動」以來，包括中國歷史科在內的一些人文社會科課程受到社會各界的關注，許多學者和教育工作者認為，香港青少年的國家認同問題與歷史教育的內容和方式密切相關。

儘管香港特區教育局自 2020/21 學年開始逐級推行新修訂的初中中史課程大綱，並編定新版教科書，但分析此前使用長達二十餘年的中國歷史科教科書仍然重要。首先，研究基於 1997 年中國歷史科課綱編寫的教科書中國家認同內容，可以

用於判斷過去教育政策下對中國歷史的處理方式是否有效。通過分析舊版教科書中對國家形象的呈現，可以評估過去教育政策下的宣傳、教育目標和意識形態等方面對青少年國家認同的影響，更好地理解香港人構建國家、民族和歷史意識的思維模式與形成過程。其次，從文化認同與教育價值觀角度而言，研究上一版本教科書中如何塑造國家認同有助於了解過去的教育價值觀，深入探討香港特區教育體系中的國家認同和教育意識形態。第三，研究過去的教科書中可以發現和總結教育中存在的問題和不足，為今後的教育改革以及教科書編寫提供借鑑和啟示。

基於上述諸多方面的考量，本研究計劃探討在香港回歸祖國後使用長達二十餘年的中國歷史科教科書中形塑什麼以及如何形塑國家認同。本研究選用兩個版本的初中中國歷史科教科書，作為話語分析之對象，將其中涉及國家認同之話語，從微觀至宏觀，逐一梳理與細究。

第三節 研究框架與研究限制

一、研究框架

為達成本章第一節所設定的研究目的，聚焦本章第二節擬定的研究內容，本研究制定如下研究思路和研究架構。第一章為緒論，主要闡述問題的由來、研究目的、研究內容、研究方